

前邊：讓我說叨吧

喂——你們都在嗎——有誰能來聽聽我的說叨嗎。

喂——神們啊——你們不忙就來聽聽吧——我跪在這伏牛山脈最高的頂端上，你們能聽到我的聲音吧。不會為一個傻娃兒的喊叫煩煩吧。

喂——我為一個村莊而來。為一個小鎮而來。為一個山脈和世界而來。我跪在這兒，面對高天，只是要向你們訴說一樁兒事。冀望你們能耐着性兒聽我叨叨，聽我說喊。別厭厭，別急煩。那是一樁天大地大天莊地正的事情啊。

——我們村為此死了很多人。我們鎮已經死了很多人。我們伏牛山脈和山脈外的世界上，在那一夜的夢境裏，有多少麥被割倒就有多少人死去。有多少麥粒發芽就有多少人還可憐萎萎地活在山脈和世上。村莊和娃兒。山脈和世界。它們的心脾肝臟都如紙包着的一兜血水兒。稍不慎慎，那張血紙就會破開來。會有血水流出來。命會如一滴水樣斷在荒野上。會如一片葉樣落在秋林酷冬裏。

神們啊——人的神們啊——那個村，那個鎮，那片山脈和世界，再也經不起啥兒噩夢了。菩薩啊——老天啊——羅漢王和玉皇大帝啊——求你們保佑那個村莊和鎮子。保佑那片山脈和世界。我為那個村莊鎮子和人們來跪在這山頂上。為活着的人還活着跪在山頂上。為莊稼——土地——種子——農具——街市——商區和繁鬧跪在這山頂上。為白天和黑夜跪在這山頂上。為雞還是雞，狗還是狗跪在這山頂上。我以最實誠的態度，向你們訴說那個黑夜和白天發生事情的細枝和末節。如果我哪兒說的不準確，有了錯差了，那不是我這娃兒不實在，而是我這娃兒太激躍。是我腦子年年月月都是糊狀兒。都是泥漿漿。本來我腦子就有些泥漿傻癡嘛——說話長長短短，短短長長。有人沒人都愛自己和自已說話兒。都愛嘟囔着一句不接一句兒。半句不接半句兒。所以村裏人鎮上人誰都叫我傻念念——傻念念。——因為傻，我沒有能耐把那亂麻麻的事情理出一條頭緒來。理不出來把話說得斷斷又續續，我就越發要成一個傻子了。可是神們啊——菩薩和主啊，羅漢老上帝啊——你們千萬別把我當成一個真的傻子啊。有時候我的腦子是清的。清的像是一股水。像是一片藍的天。比如眼下我的腦裏就如開了一扇天窗樣。能見天。能見地。能看見那一夜事情的真真諦諦呢。真真諦諦

丁丁點點都在我的眼裏腦子裏。連那一夜落在黑地裏的針和芝麻我都能看到找到呢。

天這麼藍。雲這麼近。我跪在這兒能聽到我的頭髮在半空的飛晃和它們自己碰了自己的衝撞聲。能聽到雲在我頭頂流動的嘩嘩聲。能看見空氣從我眼前漫過去，如紗線從眼裏抽過去。萬籟俱靜哦。日光明正哦。空氣和雲的香味如晨露在日光下的味道樣。我跪着，靜靜地跪在這脈山頂上。這兒只有我。天下世上只有我。只有我和草木石頭和空氣們。世界這麼靜。天下這麼靜。——神們啊，你們就讓我在這靜裏把那一夜半天的事情原原本本說給你們吧。你們千忙萬忙也來一個聽聽我說叨。我知道你們都住在天上我的頭頂上。都坐在山上大地上。還有這寂着的高山和樹木，荒草和旱蛙，崖荊和老榆樹。——我跪在這兒，面向天宇，心如潔水，把我看的經的聽的想的全都講出來。把那半天一夜的事情焚香樣一絲一縷說在這山上。燒在你們面前和這天底下。以證我說的是真的確確的。如一棵草在風中飛拂着，以證大地的存在和大地賦給草的命運樣。

現在我開始說叨吧。

我從哪兒說起呢。

就從這兒說起吧。

就先說說我自己。說說我們家。還有我家那時的鄰居家。我家那時的鄰居他不是一般的鄰居呀。說出來你們不會相信我竟和他家一個村。一個鎮。竟然他是我家的鄰居呢。竟然我家是他家的鄰居呢。

不是我家懶懶要做他家鄰居哦。是祖先和老天安排我家是他家鄰居呢。鄰居他叫閻連科。——就是那個能寫會畫的作家閻連科。在外很有一把名聲的閻連科。閻連科在我們鎮上比鎮長的名聲大許多。比縣長的名聲大許多。名聲大得如把西瓜放在芝麻地裏樣。把駱駝牧到羊群裏邊樣。

可是我，名聲小得和芝麻堆裏的星灰樣。活得如駱駝牛羊身上的蝨子蟻子樣。——我今年十四歲，名叫李念念。可所有的村人鎮人見我都叫我傻念念——傻念念。只有他——連科伯——見我都叫我小念念——小侄兒。小侄兒——李念念。我們家和他家真的不僅一個村，還是他家南鄰居。我們同住的那個村子叫皋田村。因為村裏有街道和集市，有鎮政府和鎮裏的銀行郵局派出所，因此那個村其實也是一個鎮。村叫皋田村。鎮叫皋田鎮。所屬的縣叫召蘭縣。我不說你們也知道，中國之所以叫中國，那是中國人自古以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才叫中國的。中原之叫中原，是因為中原人以為他們是中國的中心才叫中原的。這話不是我說的，是閻伯在他的書上說的呢。我們縣是中原之中心。我們村是召南之中心。這麼說，我們村就是中國

的中心了。就是世界的中心了。不知閻伯這話對不對。也沒人出來糾正他不對。他還說，他一生的寫作就是為了向世人證明那個村落和那塊土地是世界的中心他才寫作的。可現在，他不再寫作了。多年不寫了。江郎才盡了。魂靈枯竭了。怕也是他因為寫作煩厭這個世界了。想要離開去哪謀圖清靜了。期冀空靜了。經了那一夜，因為寫不出那一夜的事情他怕是作為作家已經死去了。作為活人也不知去了哪兒了。所以我跪在這兒時，也要求你們——諸神們——菩薩和如來，關公和孔明，文曲星和太白與杜甫，司馬遷和莊子與老子，還有那個誰和誰——求你們恩賜他一點靈感吧。讓靈感一場一場雨樣落在他身上。讓他作為作家還活着。三朝兩日就把他那《人的夜》的故事寫出來。

諸神們——人的神們啊——求你們保佑我們村。保佑我們鎮。保佑那個作家閻連科。我讀過他的許多書。因為是鄰居，他在外面世界寫的書寄回他家裏，我就去他家借書看——《流年日光》，《如水之硬》，《活受》和《頌風雅》。還有《夢丁莊》和《死書》啥兒的。我全都讀在眼裏吞在肚裏了。我必須要對你們實話說，我讀他的書就像讓我的眼睛去收割冬荒野地的枯乾草。去吃壞了爛了的死落果。可因為沒有別的書，就連死的花草乾果我也能吃出味道來。誰讓我有些傻癡呢。誰讓我腦子不夠精靈呢。誰讓我念過小學又終日沒事可幹呢。好壞他的書上寫的都是

字。傻子我也是一個愛了字的人。所以我連《萬年曆》都來來回回讀了好幾遍。能把裏邊各種各樣的子丑寅卯背下來。

初秋時，閻伯他為了把我們鎮上那一夜的故事寫出來，又一次從鎮上他家住進了鎮南水庫邊上租的三間房。一所院。把自己關在那兒如關在獄牢樣。可他在那院裏呆了整整兩個月，結果除了扔下一地的稿紙和摔在地上的墨水瓶，他連那個故事的開頭都沒寫出來。面對確確真真這年那月那日夜的事，他就像我現在跪在這兒不知從何說起樣。

他對他的寫作絕望了。

對活在世上不能再講故事絕望了。有一次，我看見他把筆桿咬在嘴裏邊，生生把筆桿咬裂嚼碎掉，滿嘴都含了咯叭咯叭聲，把嘴裏塑料筆桿的碎渣吐在面前桌上稿紙上，拿頭去邊旁的牆上咣咣咣地撞，像頭痛欲裂生不如死樣。用拳頭去朝着自己的胸口砸，像要把血從胸口砸將出來樣。淚如葡萄般一串一串掛在他臉上，可靈感，還是死麻雀樣沒有朝他飛過來。

那時候，為了去尋找不知去了哪兒的小娟子，每隔兩天我要去墟廢了的火葬場裏轉一轉。順道去看看閻伯閻連科，給他送些青菜和麵條。水果和油鹽。然後再從他那兒借走幾本書。就是那一天，我又去給他送菠菜和醬油，看

見他站在門口上，面朝水庫的坡地和湖水，臉色木然如從一堵老牆上拆下來的一塊磚。

——把菜放到屋裏吧。

他沒有看我，聲音像從磚上掉下來的灰。飛過來的灰。從他面前走過去，我把那兜青菜放到他的北灶房。又到南屋他的睡處和寫作間嘴裏去取我要看的《死書》時，我看見那四方青磚鋪的地面上，扔滿了他寫後撕下的一團團的紙，像一個人病入膏肓吐的滿地痰。就是那一刻，我知道他江郎才盡了。靈腦枯乾了。寫不出他要寫的故事了。有了想要死的煩亂了。驚異的從他屋裏走出來，果然看見他獨自朝着湖水走過去。像一個死靈朝着墳地走了過去樣。就在那一刻，我決定要獨自走這五十六里路，盤盤爬爬到這山頂上，為着我們村。為着那個鎮。為着我們那塊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也為閻伯閻連科，要向你們訴說那一夜半天間的事。請你們——神眾們，保佑我們的村鎮和人們吧。保佑那兒的黑夜和白天吧。保佑那鎮上的一隻貓和一條狗。保佑那個墨乾筆枯的作家閻連科。給他以靈感和天悟。給他使不完的天墨和天紙。讓他還能寫作還活着。讓他三朝兩日就把那《人的夜》的故事寫出來，把我家全都寫成好人寫在那書裏。



【卷一】

一更：野鳥飛進人的腦裏了

1

17:00 ~ 18:00

再從哪兒說起呢。

再從這兒說起吧。

那些天，陰六陽七的三伏天，農曆六月六的龍袍節，天熱得大地都骨折骨裂了。大地皮膚上的汗毛全都成了灰。枯枝敗葉了。果落花謝了。毛毛蟲在空中吊着吊着間，就成了一寸一寸的乾屍粉末了。

汽車在路上跑着呢，砰一聲，它的輪胎就癟了。汽車就往癟輪的那邊梗着脖子拐去了。鄉村已經很少再用牛馬了。多用拖拉機。有錢人家農忙時候還會用汽車。可一輛汽車輪胎癟在田頭上，別的往麥場運着的——那快要散架的破卡車。散着紅漆熱香的拖拉機。偶或出現的拉了板車的牛馬們。還有更多人是憑着力氣和肩膀，把麥捆一擔一擔往麥場挑着的。就都蛇吞象樣聚在那條田道上。路被堵將起來了。人就吵將打將起來了。

竟還打死了一個人。也許幾個人。

那一夜，六月初六龍袍節，因為天熱有人死掉了，我家冥店新世界裏的壽衣全被買走了。積存堆下的舊貨老料